



# 日本 失去的十年

RI BEN SHI QU DE SHI NIAN

陈鸿斌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日本

# 失去的十年

THE LOST DECADE

何炳棣 · 著

中信出版社

# 日本

## 失去的十年

RI BEN SHI QU DE SHI NIAN

陈鸿斌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失去的十年/陈鸿斌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2

ISBN 7-221-05715-X

I. 日... II. 陈... III. ①经济—问题—研究—日本②政治—问题—研究—日本③社会问题—研究—日本 IV. D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786 号

## 日本失去的十年

陈鸿斌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550001)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7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

ISBN 7-221-05715-X/D·224

定价:22.00 元

# 前 言

正当全球都在欢庆新世纪到来之际,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观。在这个昔日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风靡全球的岛国,充满的却是“失去的十年”或“第二次战败”之类的悲观论调。如果简单地将此归咎于传媒的故意炒作,似乎有失公允。日本传媒确实存在小题大做、故意渲染存在问题并刻意炒作,以此来吸引受众的流弊。但从这次各传媒几乎不约而同所涉及的内容来看,这些问题无疑是客观存在的,根本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因为国外许多媒体也同时从同样角度在谈论这一问题。

例如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就在1999年12月28日刊登了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杰·巴克利的文章。以“日本仍是发达国家中的‘病号’”为题的该文,开门见山的一句话就是:“日本是在失望情绪中结束千年的。在将近10年的经济偏差之后,在近期中它并不期望会有所好转……现在轮到日本充当发达国家中的病夫了。”德国的《明镜》周刊则在新千年的第一期(2000年1月3日)一篇题为“告别儒家学说”的专文中以设问开篇:“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经过10年屈辱的经济危机之后,能够指望经济强劲上升了吗?”紧接着该文自己做了回答:“这次几乎没有人敢预言日本经济会轰动性地东山再起。表明经济迅速、持久复苏的信号似乎很弱,而且往往充满着矛盾。”以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而名闻遐

迹的美国著名学者克鲁格曼，更早在 1999 年，就在《时代》周刊（1999 年 6 月 21 日）上以“日本综合症”为题撰文，奉劝人们不要在日本的复苏问题上下注。他在文中指出：“日本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就遇到了麻烦。如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病是可能致命的，但却是时间较短的急性发烧，而日本的病则是慢慢消耗体力的病，而且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

实际上早在 90 年代中期前后，国际社会已出现了这样的看法。1996 年 5 月加拿大的《多伦多金融邮报》就这样指出：“似乎目前就能得出结论，即对日本来说，90 年代是失去的十年。”1997 年 12 月，美国的《商业周刊》又如此评论道：“正是日本的官僚精英为日本铺设了‘失去的十年’的轨道。”英国的《金融时报》在 1998 年 7 月便发表了非常直率的述评：“日本需要像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政治家，否则日本很可能失去整个 90 年代。”1999 年 3 月的一期《商业周刊》则如此抨击日本的弊端：“日本企业故意压下顾客投诉的恶劣手法，很可能使日本失去下一个十年”，而此后三菱汽车公司正是这么做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21 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对过去十年的回顾和总结。这是由已故的小渊首相生前所设立的一个庞大的咨询机构，它几乎集中了日本国内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堪称是日本国内层次最高的智囊团。在经过了约一年时间的紧张工作后，2000 年 1 月该恳谈会向小渊首相及日本政府提交了他们的报告。这份洋洋十几万言的集思广益之作，在开篇是这样描述日本过去的十年的：

“泡沫经济的破灭不仅在经济领域产生了腐蚀作用，而且蔓延到政治及社会领域，甚至包括我们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我们还未及在国民中形成一个富裕社会所应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时，就经历了 90 年代的挫折，被裹挟到全球化的时代中。

对无法应付危机、效率低下、有什么事情也不向国民做出说明

的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民自然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这样的政府能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吗?此后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奥姆真理教和连续出现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使日本人一贯引以为荣的家庭亲情、教育质量以及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等国家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而在此之前就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充分暴露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僵化和脆弱。显然它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即在日本社会内部早就开始产生这些问题了。这也许可说是‘成功的代价’。即战后日本的成功模式,更准确地说是这一模式的过于自信,导致今天的日本失去了活力。”

这种对日本模式的过度自信,实际上可称之为与泡沫经济相伴随的“泡沫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以官僚主导、系列制、主办银行(即企业主要从固定的银行获得贷款)和终身雇佣制为核心的“战后日本体系”是日本经济呈现强势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日本式经营”无疑是最优秀的。由于泡沫经济带来的资产猛增效应,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均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增长,这使日本人产生了错觉,误以为他们已成功地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但日本的泡沫经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无情地击破后,日本人对此显得非常惶惑,因为他们毫无思想准备,对究竟应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也是十分茫然。就在困惑与茫然之中,90年代很快地就过去了,日本失去了这极为宝贵的10年时间。

本书将向读者介绍泡沫经济的破灭使得日本在90年代究竟产生了哪些问题,日本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僵化以及体制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这十年时间是如何失去的。本书尽量采用最新的资料,包括部分已发表的2000年的统计数据,以便读者能完整地了解日本在整个90年代所走过的路程。如果能对读者了解日本过去十年的情况有所裨益,本人将感到十分欣慰。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敬祈识者指正书中的各类舛误。

# 目 录

---

<b>第一章</b>	<b>泡沫后遗症的怪圈</b>	/ 1
	股市大幅度缩水	/ 2
	地价“高台跳水”	/ 8
	烫手山芋——高尔夫会员证	/14
	增长率持续下降的怪圈	/20
	扶摇直上的失业率	/26
	来势凶猛的企业倒闭风潮	/33
	持续低迷的设备投资	/38
	难以启动的个人消费	/43
<b>第二章</b>	<b>三流的日本政治</b>	/55
	政治改革：千呼万唤不出来	/56
	难以消除的“55年体制”后遗症	/62
	日本政治的主宰势力——官僚	/69
	公益法人还是“官益法人”？	/74
	畸形的铁三角关系	/82
	名不副实的最高权力机构——国会	/85
	政治领导人的破灭	/91



	貌合神离的行政改革	/94
	“软体动物”将继续漂浮	/102
<b>第三章</b>	<b>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b>	/108
	财政的严峻现实	/108
	泥足深陷的原因	/113
	无法回避的财政改革	/120
	桥本财政改革受挫始末	/125
	推动增长与财政改革的两难困境	/131
	桥本改革失败后的新课题	/137
	基建泛滥成灾——吞噬财政资金的“黑洞”	/141
	财政改革越迟代价越大	/148
<b>第四章</b>	<b>教育失误的沉重代价</b>	/159
	从教育立国到教育误国	/159
	课堂崩溃 校园失控	/165
	青少年犯罪的激增势头	/175
	学生无心学习 能力普遍下降	/188
	缺乏生气的日本大学	/199
	教育失误导致人才严重短缺	/206
	教育滞后的原因剖析	/212
<b>第五章</b>	<b>国际地位的下降趋势</b>	/222
	日本企业：够大不够强	/222
	日本无法产生比尔·盖茨	/231
	卫星发射连连失败 技术立国前景堪虞	/236

日元国际化——且行且远的目标	/242
国际排名的下滑趋势	/247
<b>第六章 此起彼伏的不祥之兆</b>	<b>/258</b>
奥姆真理教：日本社会的怪胎	/258
大和银行案例曝光金融业死角	/265
官商勾结的“杰作”	/269
住专：日本的财政“黑洞”	/273
银行与黑社会沆瀣一气	/276
颜面扫地的大藏省	/280
JCO 公司开国际玩笑	/284
警察渎职违纪时有发生	/291
“肮脏的牛奶”坑害消费者	/299
考古的“重大发现”	/305
三菱愚弄消费者适得其反	/309
外务省并非净土	/314
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老龄化 和低出生率	/320
<b>结束语</b>	<b>/329</b>
<b>后 记</b>	<b>/334</b>

# 第一章 泡沫后遗症的怪圈

日本人所说的“失去的十年”可从许多角度予以解读，最直观的恐怕还只能是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尽管数字有时显得很枯燥，但毕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从战后复兴到此后的高速增长，及至泡沫破灭前夕的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除个别年份（如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1974年）外，都保持了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尤其是在泡沫迅速膨胀的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日本经济从1986年11月到1991年2月连续增长51个月，80年代后4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都保持在4%以上。与此同时，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企业开工率和设备投资率、个人消费、住房开工率等均呈现令人瞩目的上升势头，而失业率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并始终处于极低的水平。当然商品零售总额和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势头更快（在泡沫经济破灭后这一势头出现了减缓，但仍处于增长中）。迅速膨胀的经济泡沫，也同样使日本国民的钱包在瞬间鼓了起来。钱多了以后往哪里投资，日本人显得非常惶惑。在未能得到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大量的闲散资金只能去炒股票和房地产，从而使得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在80年代出现了畸形的直线上升。

## 股市大幅度缩水

人为炒作烘托起来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毕竟是不能持久的。不知是造物主在冥冥中的故意安排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日本的股市居然不早不晚,恰恰在 80 年代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中达到了顶点。1989 年 12 月 29 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日经指数达到了 38915 点的惊人记录,而 1983 年收盘时还只有 9893 点<sup>①</sup>,短短 6 年时间几乎是翻了两番。包括在经历了 1987 年 10 月纽约股市的“黑色星期一”浩劫后,日本股市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这无疑使日本的股民们信心大增。尽管实际上已处于高处不胜寒的状况,但正处于亢奋状态的日本股民们,却谁也没有也不愿意去注意股市的危机正在一天天地逼近。尽管当时华尔街的股评家就对日本的股市发出了忠告,指出日经指数的正常顶部应在 16000 点左右,与实际经济走势严重背离的日本股票肯定无法持久。但日本全国都在发热的时候,这种泼冷水的话显然是不中听的。相反日本的股民和股评家都极为乐观地估计:进入 90 年代后日经指数的上升空间还有多大?反正在他们看来 40000 点已根本不在话下,45000 点也是指日可待,股市中的“共识”是一举突破 50000 点的大关,然后鸣金收兵。例如 1990 年 1 月 3 日的《日本经济新闻》就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全国最主要的 20 家企业的老总预测当年全年的收盘价为 44000 点。这条消息还说没有一位企业家认为会由于增长速度放慢和担心通货膨胀而导致股市大幅度走低,当然更没有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已是日本经济与日本股市在 20 世纪的巅峰。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他们的欲望会完全得到满足,尽管这是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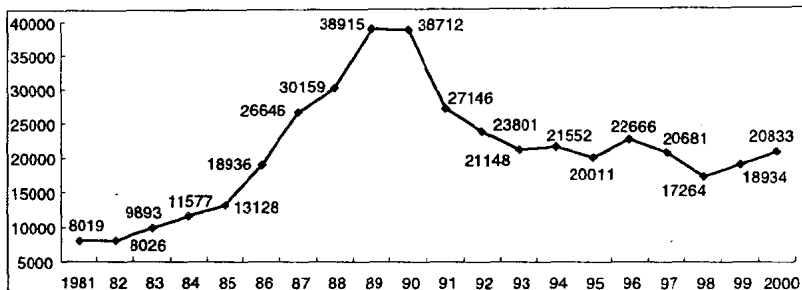
<sup>①</sup> 本章中除注明外,其余数据均来自《经济统计年鉴》1999 年版及 2000 年版(《东洋经济》周刊编撰)。

本不可能的,但泡沫的不断膨胀早已使人们失去了理智,大家都沉醉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觉中。然而历史却又一次与日本股市中的弄潮儿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在 90 年代的钟声敲响以后,日本股市的上涨趋势戛然而止。1990 年 1 月末的股市收盘价只有 37188 点,2 月末更跌至 34591 点,3 月底则跌破了 30000 点大关,仅为 29980 点。4 月仍继续走低。即便如此,日本的股民仍未能及时变得清醒一些,相反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仅是一个短期的调整而已,他们坚信股市很快就会回升。此后的 3 个月股市确实也回到了 30000 点的水平,但随后便是一路狂泻,当年 8 月便跌至 25978 点,9 月更惨不忍睹,竟然以全月最低点的 20983 点收盘。10 月的最低价位居然下滑到了 20221 点的水平,短短 9 个多月时间几乎跌掉了一半。1992 年 4 月更跌至 14309 点的低位,令股民不寒而栗。股民在痛定思痛之余,方才觉得美国人的忠告是很有道理的,可惜他们当时脑子太热,根本听不进去。此后日经指数始终在 15000~22000 点的区间盘整,及至 1998 年日本经济衰风最盛之际,这一指数也终于滑落到 12879 点的惊人之低点。以至当时的桥本龙太郎首相不得不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做出这样的保证:“绝不会由日本引发全球的经济衰退。”从昔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到 90 年代后期令人担心会否拖累全球经济,这 10 年左右的时间所表现的反差似乎太大了。

图一

泡沫破灭前后日本股市全年最高价走势



出处：经济统计年鉴 2000 年版（《东洋经济新报社》）

1989 年全年日本股市平均指数是 34058 点，而 1998 年这一指数却只有 15359 点。1999 年的股市稍有回升，但也仅为 16788 点。随着股市的明显走低，日本股市市值当然也大为缩水。1989 年日本股市的总市值曾高达 611 万亿日元，但 1998 年这一市值已下降到 267.8 万亿日元，也就是说一大半被“蒸发”掉了。以至在股市连拉阴线，对日本国民的信心以及整个日本经济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之后，其时的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竝一和政调会长山崎拓相继在 1998 年初放出话来，一定要在当年 3 月底使股市恢复到 18000 点的水平（因为 1997 年 3 月底为 18003 点），后者更是多次对股市进行口头干预。随即大藏省通过投入邮政储蓄、简易保险和厚生养老金资金，即用公众的资金来托市。这种做法是完全有悖于市场机制的，当然也是根本无法奏效的，1998 年 3 月底的日经指数仍低于 17000 点。因为市场毕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不是任何人或机构能人为改变的。那一次发誓也只是留下了一段笑柄而已，只是让对此信以为真的股民再一次受到了捉弄。进入新千年以后，日本股市曾一度重新抖擞精神，于春季再度攀上 20000 点大关。但好景不长，随后又迅速回软，在 14000~15000 点的低位徘徊。2000 年年底则以 13785 点的低点报收，这一年年终收盘点位还低于 1998 年的 13842 点，创下了自泡沫破灭以来全年收盘点位的新低，为

1985年以来的最低点。同时2000年的年终收盘点位比上年下降了27%，这一降幅为战后次低。在2000年这一年，日本的股市总市值又抹去了89.65万亿日元，仅名列榜首的NTT多科莫公司的股票市值，就减少了一半之多。股市这么一缩水，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又要明显“减肥”。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势头的明显放慢和纽约股市的走低，日本股市又出现了“倒春寒”。3月13日居然跌破了12000点，再创1985年以来的新低。这样森喜朗首相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情况下，股市下跌幅度高达43.3%，这无疑又是一项新记录。海部内阁正好经历了泡沫破灭的过程，但海部执政时期日本股市的下跌幅度为28.2%，此后宫泽内阁时期股市“消肿”达18.7%，接下来的细川内阁时期仅下降了3.1%，羽田内阁和村山内阁则分别反弹了3.8%和0.6%。在桥本两年半的执政期中股市缩水达21.6%，而小渊执政时期股市又回升了27.5%。很明显，森喜朗的支持率和股市的下滑完全是同步的。

再度出现暴跌后，自民党、公明党和保守党这3个联合执政党早在2000年4月中旬就再度向政府提出用1万亿日元公共资金托市的要求，他们的理由是对此“不能坐视不管”。实际上日本政府根本就没有托市的高招，否则早就使出来了。真正有效的托市对策是彻底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而这显然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况且自民党也没有这样的魄力。过去日本的股市曲线主要是根据本国的经济走势以及上市企业的盈利水平，但在泡沫破灭后，尤其是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股市已在很大程度上以纽约的走势，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为晴雨表。只要纽约股市一打喷嚏，则东京股市立即“感冒”，显得“体质极为虚弱”。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同一时期世界其他主要股市的走势，它可以清楚地告诉人们日本股市与全球走势的明显背离。1989年年末纽约的道琼斯指数为2753点，而1999年年末的这一指数却

高达 11497 点；伦敦《金融时报》指数在 1989 年年末时为 2175 点，而 1999 年年末为 6930 点。德国法兰克福 DAX20 种指数在 1989 年年末时为 1149 点，而 1999 年年末为 3110 点。日本股市在 1989 年年末时的股票市值，就减少了一半之多。股市这么一缩水，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又要明显“减肥”。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势头的明显放慢和纽约股市的走低，日本股市又出现了“倒春寒”。3 月 13 日居然跌破了 12000 点，再创 1985 年以来的新低。这样森喜朗首相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情况下，股市下跌幅度高达 43.3%，这无疑又是一项新记录。海部内阁正好经历了泡沫破灭的过程，但海部执政时期日本股市的下跌幅度为 28.2%，此后宫泽内阁时期股市“消肿”达 18.7%，接下来的细川内阁时期仅下降了 3.1%，羽田内阁和村山内阁则分别反弹了 3.8% 和 0.6%。在桥本两年半的执政期中股市缩水达 21.6%，而小渊执政时期股市又回升了 27.5%。很明显，森喜朗的支持率和股市的下滑完全是同步的。

再度出现暴跌后，自民党、公明党和保守党这 3 个联合执政党早在 2000 年 4 月中旬就再度向政府提出用 1 万亿日元公共资金托市的要求，他们的理由是对此“不能坐视不管”。实际上日本政府根本就没有托市的高招，否则早就使出来了。真正有效的托市对策是彻底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而这显然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况且自民党也没有这样的魄力。过去日本的股市曲线主要是根据本国的经济走势以及上市企业的盈利水平，但在泡沫破灭后，尤其是在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股市已在很大程度上以纽约的走势，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为晴雨表。只要纽约股市一打喷嚏，则东京股市立即“感冒”，显得“体质极为虚弱”。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同一时期世界其他主要股市的走势，它可以清楚地告诉人们日本股市与全球走势的明显背离。1989 年年末纽约的道琼斯指数为 2753 点，而 1999 年年末的这一指数却



扬。1997年年末纽约和伦敦证交所的日均交易额分别是1989年的3.7倍和4.3倍。按照1997年的平均汇率折算,东京证交所当年的总交易额为106万亿日元,而纽约为693万亿日元,伦敦为243万亿日元,法兰克福也达到235万亿日元,东京已跌至前三名之外。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东京,从这点来看显然已经不够格了。此时东京的交易额仅为纽约的15.3%,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在日本处于泡沫经济顶点时期,东京证交所的交易额在全球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它的走势如何对经济活动具有很大的直接影响。由于股价的资产效应,它既可以对股东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对股东产生消极的影响。前者显然有利于企业的筹资活动,而后者则会对企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股市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堪称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心脏”。在日本,股市行情的影响是非常特殊和复杂的。因为金融机构是上市企业中的“大户”,所以股市的资产效应主要集中表现在金融机构和企业这两块,从而形成影响银行贷款和企业设备投资的主要因素。由于银行位于股市的中心地位,股价的变动就会助长银行的过度贷款或惜贷。由于银行的资产过于偏向股票和为土地作担保,从而使得股价和地价被直接联在一起,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在股市走低时日本政府老是表示要入市干预,就是起因于这一架构。

股市在中国也已有10多年的历史,股市暴跌会造成何等严重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我们仍以日本银行所持有的股票为例,因为日本的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股票始终占到40%左右,股市的走势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据统计,截至1990年年底,在日本的上市企业市值前十名中,银行曾占到7家之多,在前100名中则有21家银行,这些银行的市值之和高达70万亿日元。而到了2000年年底,前100名中仅剩9家银行。虽然一些银行之间的合并影响到名列前茅的银行数目,但所有这些银行的市值总和已